





公孫賀傳第三十六

漢書卷九十四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景

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

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

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

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

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

功封南鄉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鄉侯表亦作後再

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



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沮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

葛繹疾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師古曰督自公孫弘後丞

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入比坐事死師古曰石慶雖以謹

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

臣本邊鄙以牽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

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

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

重責從是殆矣師古曰始危也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

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

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

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

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

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曰

也其中多木械謂柱楛也言我必欲告丞相事安世遂從

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師古曰及使人巫祭

祠謂上且上甘泉嘗道謂禱人師古曰甘泉宮在此山

偶人象人形謂之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

孔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

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曰武五

子謚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

劉屈氂武帝庶凡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不知

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

高執而為邪師古曰邪音高太子賈與美田以利子弟賓客

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師古曰穀音邊卒糧之也不貨賂上流師古曰賂音賂

日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使朕忍之久矣終不自華師古曰華音華

改廼以邊為援師古曰援音邊使內即自作車耕者自轉師古曰轉音轉

胡為使內郡自省作車師古曰車音車服虔曰詐令內即自省作車轉輸

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重音重謂懷孕

畜產疲困故反使懷孕者為之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

傷耗以減武備也耗音呼到反

為詔書以效傳朱安世師古曰傳音傳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

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

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

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服虔曰澎音澎其秋侯太子

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

而逃難故失印綬也師古曰綬音綬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

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音置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

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音籍承

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

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師古曰櫓音櫓故以車為櫓用自蔽也

說檜望敵師古曰用短兵母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則士衆多死傷堅閉城

門師古曰母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

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

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

橋制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橋制詔命也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

府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

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按名宣曲官也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

營校之地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

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

士以予大鴻臚商立成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也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木

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

亦作擢並音直孝反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

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歐四市人師古曰

驅同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

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備丞相附兵浸多師古曰

漸也太子軍敗南出復盜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盜

城門師古曰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

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更二千石當先請

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

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

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  
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  
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立成  
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程侯  
孟康曰程音初在濟陰成武今有亭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  
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  
被太子劫略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  
餘日太子得於胡語在太子傳師古曰胡縣名其明年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  
祭因設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  
宴飲焉

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揚惲傳丘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  
如氏之說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師古曰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

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  
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  
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  
詔載屈釐厨車以徇師古曰厨車載食也要斬東市妻子梟  
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  
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

千秋為高寢師古曰高廟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父

之千秋上急變師古曰所告非訟太子寃師古曰所告非曰子弄父兵罪

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

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師古曰迺大感寤召見千

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

悅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

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

其言不見而即拜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

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特以一言

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

于問三閭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使者曰

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豈丞相非用賢也妄一

男子師古曰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誦武帝以為辱命欲

下之吏良久迺賞之師古曰賞寬縱也然千秋為人敦

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師古曰言初千秋始視

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

意尉安衆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迺與御史中二

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

和神為天下自虞樂師古曰虞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

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

太子戰死者

也朕日一食者累月廼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

不咎師古曰言既往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

石求捕師古曰督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

蠲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

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温而芳也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

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

眩不止師古曰言往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

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官師古曰謝

舍書曰母偏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也母有復言師古

更請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鈞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

各也昭帝母趙婕妤居之故號鈞弋夫人也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

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竝受遺詔輔導少主師古

讀曰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未甚聽政政事壹

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

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

宜有以教督使光母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千秋曰唯將軍留意

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

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

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

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摠論政治得失也千秋為相十二年



薨謚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

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以

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為御史

大夫八年自以為為國家興推筦之利師古曰欲為子弟得官怨望

也義與幹同皆謂主也推解在昭紀伐其功師古曰自欲為子弟得官怨望

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

孟康曰故千乘縣也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

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

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

伏於鍤上也仰言曰使君顯殺生之柄威震郡國師古曰

鍤音竹林反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

寬以明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

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

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

辨師古曰供音居用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

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

薨謚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

讀曰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

氏以外戚寵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

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以侯號

稱之耳。莽本以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自訢傳國至。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迴避，諱亦不可掩也。自訢傳國至。玄孫莽敗，迺絕。

揚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與蒼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卧。師古曰：移病，謂移居也。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開之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實也。敞夫人遷從東箱。

也。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

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師古曰：與，讀曰。

豫。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參。

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

餘敬薨，謚曰敬侯。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

千五百戶。忠弟惲，字子幼。師古曰：惲，音於粉反。以忠任為郎，補常侍

騎。師古曰：為騎郎而常侍騎也。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

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

為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

狀霍氏伏誅惲等皆封惲為平通侯遷中郎將即官故事  
 令即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山即張晏曰山財  
取名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沐也師古  
得在外也貧者實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即日出游戲  
病皆以沐假償之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即官之職各有土部故貨賂流行  
 傳相放效音茶古曰放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  
 以給財用廉劭曰長父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  
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  
以官錢供給之吏不取於即也法令從事即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  
 至郡守九卿即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

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  
 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  
 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些乎餘  
 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潔無私即官  
 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也又性刻害好發  
 入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  
 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夫卒以是敗師古曰長樂者宣  
 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肆  
 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肆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  
 受詔副帝肆祀侯御師古曰我副帝肆而祀矣也人為

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  
 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輶入北掖門師古曰奔字也惲語富平  
 侯張延壽曰聞前暑輶車抵殿門師古曰抵音丁禮反門關折馬  
 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  
 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即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  
 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  
 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  
 箋數者也箋音自婦故不得入穴師古曰箋數戴器也箋  
 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東方朔又中書謁者令宣持  
 傳惲自云今之訟人亦於已有妨  
 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譯者所惲

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不來明其師古

日時使者云單于欲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

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師古曰

謂桀紂之過惡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

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

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

良竟以滅亡今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

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惲妄引亡

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  
 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

前漢書卷六

卷六

十一

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  
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  
又陰附著之也張謂行必不至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  
漢史為春秋失之矣  
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  
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奏憚不服罪而  
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欲令戒飭富平  
侯延壽師古曰富平侯張延壽也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入  
也師古曰言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  
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今延壽證云憚尊曰  
不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憚言富  
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母世憚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  
於族滅深怨之辭也

使太僕聞憚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憚幸得列九卿諸吏  
恐長樂心忿更加增其餘罪狀也  
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不竭忠愛盡臣  
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誅惡言師古曰誅大逆不道請逮  
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憚長樂為庶人憚既失爵位  
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  
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憚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  
門惶懼為可憐之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  
憚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瞻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掩內懷  
不服報會宗書曰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

卒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

師古曰蒙蔽督視也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

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

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意然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

義師古曰論語云顏回李路侍故諱引之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

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

領從官與聞政事師古曰讀曰豫與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

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

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師古曰素空也不懷祿貪執不能自

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語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

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

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

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

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

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師古曰官之賦歛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

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師古曰親曰父

至親君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

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身羊魚羔斗

酒自勞師古曰包毛炙肉也即今所謂煨也包家本秦也

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師古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而呼烏烏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壤也抑師古曰抑即今之盆類也快師古曰快即今之盆類也其詩曰田彼南

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時荒亂也一項百亩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

困倉零落在野師古曰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是日也拂朝臣皆諂諛也木而喜奮瓌低印師古曰衣袖字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

其不可也謂為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賢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

不寒而栗師古曰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師古曰言相毀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也

西河元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子

方魏賢漂然皆有節槩知夫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也

反音扶問又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見戎舊壤文穎曰昆夷之地也子弟會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

賭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也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

多與我言也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憚曰西河太守

建平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以罪過出為御史大夫侯罪薄

又有功且復用憚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憚素與

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

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驕馬狼佐成上書告憚敦

日驕馬以給驕使乘之佐主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

所致草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

當憚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

諫正憚與鷹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在位與憚

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

官

蔡義河內温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冀府家貧常步行

資禮不逮眾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無飲錢物為義買犢車令

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又之詔求能

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

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

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得也閒讀曰閑

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擢為光祿

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

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

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



俛僕師古曰俛即俯字也僕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

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顯制者師

曰顯與專同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入主師

當為宰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衆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

下聞也義為相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

太守師古曰屢被察廉及以高弟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

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

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師古曰上

名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及吉病甚

上自臨問以大匡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

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

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

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

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

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師古曰大要

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

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

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

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咸

未下其章也

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

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

曰掠笞擊也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

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

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

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

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

府以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為地曰杵春不中程或

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頸鈇在足皆以車

加罪笞督作劇不勝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督自絞死

者歲數百千人父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

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師古曰調

奢侈王食師古曰王食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持郡中長

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師古曰公然移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

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

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

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

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

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湯之子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

屬官咸皆鈞校發其姦臧師古曰鈞沒入辜權財物曰臧音工矣反沒入辜權財物師古推專也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鈞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師古曰而盜直十金弃市師古曰景紀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曰受所監法解在景紀無耻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字兄昌字大卿亦好學

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

守弘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

平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

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

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

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

廼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

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栢寬次公師古曰次公者

寬之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

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推衍鹽鐵

論十卷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  
 是也相寬總評議其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  
 善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子張之言言不  
 與己志同也故寬引之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  
 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  
 執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  
 斷師古曰斷辯者駟其辭斷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斷辯  
 疆之貌也斷音牛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  
 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橋諸之也彬彬然弘  
 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章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  
 滿幾公卿師古曰滿又莫本反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可謂

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  
 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博物通達之士  
 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縱也謂  
 放也音方往反論語稱孔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  
 性以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與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  
 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  
 開慎如囊彼哉彼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或曰若  
 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  
 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師古曰說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古  
 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無道  
 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無道不

是教也... 反... 意音於其反...

公孫田劉王揚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漢書六十七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

生亡所不致師古曰及病且終先令其子師古曰先令其子

欲贏葬以反吾真師古曰贏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反必

亡易吾意師古曰易改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

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重難也

欲從之心又不忍延往見王孫友人祁侯師古曰祁侯者

銘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

師古曰詣至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

至前言來見也

孫先令贏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  
 贏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  
 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師古曰區小意也願王孫察  
 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  
 今則越之師古曰言踰也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師古曰正曲曰  
 矯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  
 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或廼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此  
 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  
 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  
 亡聲廼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師古曰鬲與

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

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

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塊對反裹以幣帛焉

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

後棺槨朽腐廼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

曰言不用久為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匱葛藟為緘

也繇讀與由同也窆音款窆空也空木為匱師古曰匱即積字也積小棺

也藟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藟音力水

反咸反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殍師古曰殍亂絕也故聖王生易尚

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

謂師古曰謂者名謂稱也亦指趣也今費財厚葬留歸蘭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師古曰於讀白祁侯曰善遂贏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

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

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也薦者舉籍也時監軍御史為姦穿

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

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官外士建欲誅之師古曰約束也師古曰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

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師古曰

校者軍

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

卒皆上建拍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

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

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

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曰公謂私買賣以與士

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充失理不

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

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壁壘已

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窬小竇也音

此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師古曰言

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

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也言執事者

當見法即行不可事累於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

之名也解在文父偃傳謂言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

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慮

先意謂先為之意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建又

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

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

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

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

奴客往奔射追吏師古曰奔古奔字也吏散走主使僕射

劾渭城令游徽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服虔曰言游徽奉蓋

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

主之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

不窮審不窮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為游徽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大將軍霍

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

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

音子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延變節從博



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

好儻大節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

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言丞者其人名嘉

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言在上也

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

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

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

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

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謀也柄臣執權之臣

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

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

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

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繫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

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師古曰微曲也欲令為御

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

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

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

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籍專責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

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音子私反

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挂刺也

匪也。音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  
 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  
 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  
 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索玄  
 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魏叔，閔天散宜生，泰顛而咸數毀石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以為言也。而咸數毀石  
 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曰：諷。讀曰諷。羣臣朝見，上問  
 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師古曰：亡，善狀也。時陳  
 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  
 中丞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雲亡

長安後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

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

為御史中丞而奏請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

下中丞故云自下治不得捕之，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

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

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

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

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患失

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

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也怒曰小臣居下馬劍利可以斬馬也訕上廷辱師傅師古曰訕謗也音剛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師古曰檻也折軒前欄也雲呼曰師古曰呼也

故音火反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

紂之諸父皆以師古曰言殺未知聖朝何如耳直臣其聲惡御史遂將

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

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

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

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

表也旌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

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

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音七庸反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

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

其新學後進言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

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

於身土周於椁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為丈五墳

葬平陵東郭外師古曰椁也王鳳風喪時而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

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尉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

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求假軺傳師古曰小章

遙傳音張懸反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者條對者一條錄而對之輒報罷是

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

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浸漸也災異數見羣下

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

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遁逃也夫叔孫先非不忠

也師古曰先猶言先時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

之諸父故言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

圜師古曰不及越失之也轉圜言其順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

曰直取其功不論其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

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以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

四向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

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

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師

曰亡讀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非有周召之師

伊呂之佐也師古曰召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

天下幾平師古曰非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

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壞并

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

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出爵不待廉茂

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是是以  
 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  
 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  
 有三年之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  
 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師古曰  
 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  
 也屬方今布衣延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  
 帝鴻嘉中廣漢男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  
 子鄭躬等反是也李奇曰求索與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  
 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  
 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奇

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

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

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等書

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

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武王

文王之子也琴公行伯繇余歸德讀曰霸繇讀曰由今

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

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

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師古曰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

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之兒也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

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

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師古曰質正也若此者亦亡幾

人師古曰無幾言不幾也幾音居豈反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

以厲世摩鈍也師古曰底細石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至秦則不然張誹

謗之罔以為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師古曰大阿劍名歐古所鑄也

言秦無道今陳涉項羽乘間而發以喻倒持劍而以把授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

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

世宗也師古曰辟讀曰闢今不循伯者之道師古曰伯讀曰迺欽

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

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古曰

曰盜嫂受金之事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

以管仲為相也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

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

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

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戴鵠也仁鳥

鸞鳳也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蒙彼也間者愚民上疏多

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以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自陽

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防人之法禁嚴切也羣臣皆

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  
 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  
 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  
 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及至陛下戮  
 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  
 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  
 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  
 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  
 十月之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除不急之法  
 交篇也周公作之以戒成王除不急之法  
 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

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

四方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

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

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

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陰盛

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

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漢興以來社稷三危

不從華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

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師古曰務

為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

魁柄師古曰以斗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此

失親親之大者也有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

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

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熟其權也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

亦言及已師古曰已上遂不納成帝父亡繼嗣福以為宜

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

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守職不

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

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

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塗殿上也當戶牖

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扆也法坐正坐也盡平生

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師古曰此臣寢所以不安食

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師古曰省察也臣聞存人所以自

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

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國齊楚韓魏趙燕隱士不顯佚民不舉

與逸同也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

為燕丹張良所謀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

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

堯之後於杞帝舜之後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

於陳并祀宋是為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

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所謂存人以自立者



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

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

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

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子為祖列故尊而不名也

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

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

為殷後師古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後哉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

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

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以

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今仲

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

不免編戶師古曰列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

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

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

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蠶帝時始

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

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

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

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

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師古曰不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

口顯讀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

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棄妻子去之後

云敬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

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

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

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焉絕衛氏師古曰曷恐帝長大讀與隔同

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翼以

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

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

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

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為師時為大司徒掾

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與反斂音力瞻反

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為

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敞可輔職

師古口為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

時安車徵敞為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中行中庸也狷介

也言不必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嚚

無識者也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

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之言也疾時人妄有述作非有實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昭明也斬伐

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

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尚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其人尚有故法

可案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言殷視夏桀之亡

可為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

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

敞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己再入太府師古曰論語稱孔

由人乎哉故此贊引之每太府謂初為大清則濯嬰何遠之有師古

司徒掾後為車騎將軍掾也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漢書卷三十八  
霍光傳第三十八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獵河東平陽人也。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獵河東平陽人也。

師古曰：中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與侍者

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

相聞。父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

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

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

驅。師古曰：郊迎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

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

漢書卷三十八  
霍光傳第三十八

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此反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

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廷將

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

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

禁闈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

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

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師古曰婕妤居鉤弋宮故

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太重可屬

杜稷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

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在親近以後元

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

者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師古曰諭曉也立少子君

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

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

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

皆拜卧內牀下師古曰於天子所卧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

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

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師古曰莽音反

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

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樞密上官

樂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

曰蓋亦取卿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入孫弘平津卿則是矣皆以前捕反者功封特

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即右將軍揚語曰揚謂宣王莽也其子名忽

唱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師古曰安得馬羣兒自

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莽醜殺忽光為人

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財與純同白哲疏眉目美須頰

師古曰哲紫白也頰頰毛也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

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資性端正如

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采采文采

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恐有

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

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

猶重也以此事為多足重也光與左將軍桀結昏相親光長女為桀子

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帝

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婕妤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

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

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其恩德也

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

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

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長至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

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

右師古曰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

所皇后親安女光適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

是與光爭權師古曰讀與由同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

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權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

也師古曰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

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

林道上稱趨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太官先置師古曰

具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延為典屬國

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敞也又擅調益其

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

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

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

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

止計畫之室也師古曰或曰彫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

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

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

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廣明

也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

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是時帝年十

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

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諸光者

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亦同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未敢復言廼謀令長公主

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

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

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

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

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

安即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

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雖廢長立少可也

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

師古曰視讀曰擢即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

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即將利漢迎

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

光憂懣師古曰懣音獨以問所親故更大司農田延年延

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

也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建更選賢而立

之師古曰光不涉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師古曰此問也延年曰

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



立弗明伊尹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

放諸桐是也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

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

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

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

按劔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

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

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將如若也將

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旋踵

也師古曰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

下凶凶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難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

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

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

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

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

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

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入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

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

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

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

殺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也

廷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

期門武士陞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陞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

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

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

世師古曰張子孺也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也前將軍臣增師古曰增

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也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也且春侯臣

譚師古曰王新子也當塗侯臣聖師古曰魏也隨挑侯臣昌樂師古曰趙故蒼梧

王趙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也太常臣

昌師古曰蘇昌也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延年也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也少

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也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

誕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也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廣明也右扶風臣

德師古曰周德也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也典屬國臣武師古曰武也

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也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也諸吏文

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也臣疇師古曰宋疇也臣吉師古曰景吉也臣賜

臣管臣勝臣梁臣長素師古曰不知姓也臣夏侯勝師古曰李奇也臣賜

別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也臣卬師古曰充國子也特死言皇太后

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求保宗廟慰壹海內者

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啟等

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

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師古曰典喪

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縗直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

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

矣素食義亦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

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

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就

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

人皆見言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持節亦同引內昌邑從官

室官奴二百餘人常與侍禁闈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

六師古曰之往也自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令從官更持

節師古曰更持節亦同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

侍中名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

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

倡師古曰俳音非也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柩之入

曰下音胡師古曰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師古曰

輦道閣道也輦道閣道也輦道閣道也輦道閣道也輦道閣道也

輦道閣道也輦道閣道也輦道閣道也輦道閣道也輦道閣道也

輦道閣道也輦道閣道也輦道閣道也輦道閣道也輦道閣道也

或者思及遠據此輩鼓吹歌舞悉奏樂發長安厨三太

宰具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厨故謂之

祀祀已與從官飲師古曰音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

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召皇

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華車也漢

於果樹下乘之使宦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

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取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

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音責王也悖王離席伏尚

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

佩昌邑郎官者皂奴師古曰皂奴謂變易節上黃旄以亦

師古曰以劉屈氂與戾太子戰加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

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

讀曰沔又讀曰詔大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

可御故食師古曰釋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

由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師

曰內入也今每獨夜設九賓温室師古曰於温室中設九

孫通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

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

服故未祠宗廟而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

私祭昌邑哀王也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

布也師古曰一橫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

為旁午猶言交橫也

前漢書卷之三

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

過失使人薄責勝師古曰薄音步戶反縛嘉繫獄荒淫迷

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師古曰

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

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臣德臣虞

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

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

曰軌法也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五辟之屬莫大不

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

示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

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宗廟重於君陛下未

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

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

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

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師古

孝經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持其手師古曰解

脫其璽組奉山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

面拜曰愚戆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

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

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  
得侍見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  
不及以政師古曰言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  
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  
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音大故反曰當斷  
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  
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利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  
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  
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  
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

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  
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  
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  
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八未央  
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宣紀軫音零並在已而光奉上皇  
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  
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  
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乘武陽益封光萬七千  
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  
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自昭帝

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  
 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  
 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  
 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  
 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欽容禮下之  
 已甚音師古胡嫌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  
 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  
 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  
 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  
 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

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如淳曰典賜金錢曾絮繡被百

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櫛女體

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半宮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要已下

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木宮木為之親身之棺也師古曰以梓

子制故亦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

稱梓宮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

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室宮次樞機

相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樞木外藏椁十五具服虔

室也如氏以為榱木名也樞木外藏椁十五具服虔

正戒外婢妾戒也或曰厨殿之屬也蘇林曰樞木柏葉松

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並云樞木松葉柏身檜木乃柏

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輳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  
必其事載以輜輳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車類也  
案社延年奏載霍光輜輳車駕大廢白虎駟以輜車駕  
大廢白鹿駟為倅師古曰輜輳本安車也可以卧息後因  
載喪輅以柳絮故遂為喪車耳輜者密閉輅者旁開窻  
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摠為藩  
倅副也音于內反黃臺左蘇師古曰解發材官輕車北  
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  
穿復土起家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  
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  
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  
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  
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

嘉之復其後世壽其爵邑應劭曰壽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  
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讀曰豫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  
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  
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  
侯馬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及光時所自造瑩制而後  
大之師古曰瑩瑩起三出關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  
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冢園也  
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家園也師古曰服說也是也文李並  
之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晉灼曰  
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冢上作廣治第室作乘  
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  
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如淳曰網亦繡謂所馮者也



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韋絮薦輪音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

著音張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引車輦也音輓初

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懸寡居與子都亂音灼

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奴殺也師古曰輓謂牽

口監奴謂奴之也家務者也股者子都之名而禹山亦

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

曰請音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師古曰

曰朝音用請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莫敢譴者而顯及

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宣帝

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

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

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聞女能復

自救師古曰問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奴入

御史府欲闢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廷去人以謂霍氏

曰告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

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

若猶言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

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姬

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

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

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

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步戶反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  
 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與與不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  
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未  
知其廼徒光女壻度遠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  
虛實光祿勳次壻諸史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  
 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  
 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  
 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  
 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懽懽曰  
 又收范明友度遠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

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  
 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  
 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  
 謂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今將軍墳墓  
謂古曰外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  
謂古曰不自宣見禹恨望深謂古曰廼謂曰大將軍時  
謂古曰不自宣見禹恨望深謂古曰廼謂曰大將軍時  
 復得復行師古曰言今何持國權柄殺生手中廷尉李  
 秋王平師古曰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  
 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師古曰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  
 封侯師古曰使者其姓也師古曰字或作文

王子方等服虔曰視丞相云如也師古曰無如猶各自有

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

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

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

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

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師古

音許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師古曰讎也今陛下好與

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

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

恐危宗廟灾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

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

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

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

許皇后師古曰謹也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

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

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

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

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季竟所

善張敖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謂竟曰今丞相與平

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

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  
 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  
 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  
 雖寬仁恐左右不聽父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  
 先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  
 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  
 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  
 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師古曰物以類聚也山禹等甚恐顯  
 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  
 捕兒不師古曰知亟下捕之蘇林曰亟攻下捕之第中鼠

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鴉惡

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天子第門自壞雲尚冠

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尾投地就

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

丞相擅減宗廟羔兔竈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

祭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外祖也宣帝召

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

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

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

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

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奔市唯獨霍  
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廼下詔  
曰廼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  
為大逆師古曰解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  
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  
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誑誤百姓賴宗廟  
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  
誑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  
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  
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

師古曰言其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皆  
立意發之也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  
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  
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  
之右眾必害之師古曰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  
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廼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  
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  
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  
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  
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

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

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也音胡郎反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

者人謂主人曰卿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

讀亦同也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

上客耶主人廼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

有變宜防絕之卿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

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

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右上也上廼賜

福帛十疋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

乘二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

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展也及光身

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王者不畜霍氏之禍明

於驂乘師古曰前也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

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

音備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

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

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

破師古曰昆音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

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

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關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  
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後宮滿  
側日磔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至日磔  
獨不敢日磔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  
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  
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磔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  
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  
下安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磔母教誨兩子  
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  
王關氏師古曰日磔每見書常拜卿之涕泣然後廼去師

日磔讀日磔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白

後擁上項師古曰日磔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目弄兒走

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磔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

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磔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

即日磔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磔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

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磔初莽何羅與江充相

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

知太子冤廼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

也遂謀為逆日磔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

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何羅亦覺日磔意以故久不得發

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

謀日磾小疾卧廬師古曰殿中何羅與通及小第安成矯

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師

言無何猶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動立入坐内戶

下須臾何羅襲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刃於木見日磾

色變走趨卧内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趨當行觸寶瑟僵日

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上驚起左右

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師古曰中止勿格日磾碎胡

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碎胡若今相碎卧輪之類也

音才兀反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師古曰繇

讀與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賜出宮

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

之師古曰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師古曰屬光讓日磾

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

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稅

侯師古曰稅反口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

光白封口磾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

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

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

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



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  
帝之約有功廼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  
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師古曰萌牙者言始上亦自  
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  
絕世封建孫當為秬侯奉日碑後初日碑所將俱降第倫  
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彈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  
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博篤  
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師古曰與賜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闥無內霍氏  
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闥官中大小封為都成侯重建

尉薨賜冢塋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敬岑明岑明皆為  
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敬為中庶子奉  
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  
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敬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  
為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敬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  
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病甚上使使者問  
所欲以弟岑為託上召岑拜為郎使主客服虔曰官名屬  
敬子涉本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侍奉綠車載送衛尉  
舍李奇曰幸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敬病因拜子為侍中  
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孫車載之晉灼曰  
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

是須史平敬三子泚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  
也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官曲之屬  
是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  
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也越騎校尉關內都尉安定東  
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泚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  
謂古曰將將也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哀  
帝即位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  
用事帝祖母侍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職辦擢為  
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為大司徒司直京兆  
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

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  
中二千石封都成侯待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  
少府宗伯鳳如淳曰宗伯姓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  
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白皆聽之欲以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  
師古曰也欽與族昆弟棧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  
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當皆亡子國絕故莽封  
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  
行為大夫人文顯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  
耳為父立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為  
以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晉灼曰言自當為其父及

祖父建嘗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  
立廟也當是支庶上繼太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欽見當毋南為  
大夫主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殫不復為後賞而令大夫主  
賞祭事師古時黜却在旁庭叱欽師古曰於朝因劾奏曰  
曰贊詭是也音直知聖朝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  
逆天孝哀不獲厥福延者呂寬衛甯復造姦謀至於反逆  
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以讀也逆天之咎非  
聖誅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  
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  
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殫後成為君持大宗重

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

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

孫繼祖也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不入夷族常

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

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稅侯當上毋南為大夫

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

欽宜以時即罪師古曰謁者召欽詰詔獄欽自殺柳以綱

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法

子石曹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

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志能亦公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闈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

主形師也受權禘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權燕

王什上官頌師也音赴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

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

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衡也然

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晉灼上立女為后湛

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讀古曰湛死財三年宗族誅

夷師古曰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晉即河

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

信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

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卷九十九

漢書卷九十九

趙充國卒慶忌傳第三十九 班固 漢書六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邽音古後徙金城音今居

音零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

隴西天水安定北地郡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五

音城充國武帝時已為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并

與地理志同也正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

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謂古曰曉也武帝時以

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

死傷者多充國廼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

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

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  
 帝時，武都氐人反，詔下類，反充國以大夫將軍護軍都尉將  
 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師古曰：將，音子。是於上，還為  
 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文類曰：匈奴王也。擢為後將軍，兼水  
 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  
 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奴  
 大發十餘萬騎，南勞塞至符奚盧山。師古曰：勞，依欲入為  
 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  
 郡。文類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  
 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  
 充國總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

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

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

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

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

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

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以問

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

不壹也。徃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胡

日，合約共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

前等通使匈奴，讀日，前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傳

道充國

告諸羌曰漢武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  
 苦師古曰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  
 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  
 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  
 貂裘欲沮解之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其計不  
 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阮入  
 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師古曰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  
 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後月餘羌  
 矣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欲擊鄯善敦煌以絕  
 漢道師古曰鄯善音善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不

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廼解仇作約

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

遣升豪離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

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开羌姓埃殊矣开音口堅反而

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與之此也因

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到秋馬肥

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慶开為井字之訛也

憂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

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

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縱兵擊其  
 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  
 亡所信鄉師古曰鄉心而納響之鄉讀曰響遂劫略小種背畔犯

塞攻城也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

師古曰浩音諸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

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

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

當用幾人師古曰度計也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

喻度鄭氏曰喻通也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

師古曰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上笑曰諾充國至

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

校衛枚先渡師古曰衛枚者欲無聲使虜不覺渡輒營陳會明果遂以次

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

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

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文頴曰陜

在陜六百里師古曰陜音狹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

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

守杜四望陜中其豈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以遠斥候為

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允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

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金城日饗軍士師古曰日士皆

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衆相數責曰



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闔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飲飛

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今居虜竝出絕轉道音古曰

也轉道運糧之道也音古曰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

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索也音古曰疏

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

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

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延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

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和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

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

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

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

解散虜謀徼極廼擊之師古曰徼要也音其倦時上已發

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鉏鉞者三河潁川

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

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

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

父或曰至秋冬廼進兵此虜在意外之冊師古曰竟今虜

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屯兵在武威

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

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

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豈奪其畜

產虜其妻子師古曰讀曰但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

必震壞師古曰仍類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

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

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曲也音胡謂路紆以一馬自

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音徒何反以為米二斛四斗

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

退稍引去師古曰音徒也逐水中入山林師古曰音草隨而深入

虜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

千載不可復師古曰音扶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

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音徒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

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音徒也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

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師古曰音徒也其郡兵

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亡種劫略師古曰音徒也反叛非其本心故

臣愚冊欲稍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

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

和輯師古曰音徒也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

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音徒也不先

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

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師古曰即

拜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師古曰皇帝問後

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王月廼擊罕羌人當獲麥

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令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敷

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

藁束數千師古曰皆謂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

餘之衆不早及秋其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

也食謂穀麥之屬也師古曰畜謂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畜

積也師古曰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家師古曰

寒劍也師古曰鞞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

數而勝微師古曰又歷年歲乃勝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

凡為將軍師古曰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

守使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媯月氏兵

四千人師古曰媯音兒師古曰亡虜萬二千人師古

解亡虜師古曰齊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

解在食貨志也師古曰去酒泉八百里

鮮水北句廉上師古曰去酒泉八百里

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

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

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依飛射士步兵

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張晏

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  
在西星在東則為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克  
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師古曰  
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且則當固守以取安和也若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  
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單論  
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單以解其謀恩澤其厚非臣下所  
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蒙雕庫宣天  
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  
帥名王將騎四千及前輩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師  
白謂保阻山之和石以自保固單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單釋有師

謀亡案師古曰釋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  
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  
兵法之辭也致人之也致於人為人所引也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  
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飭整也須坐得敵之  
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  
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師古曰臣愚以  
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  
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  
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  
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

前漢書卷三十一 趙充國傳

堅其約合其黨師古曰施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

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

種羌如是虜兵寢多師古曰寢漸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

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師古曰累音力臣得蒙天子

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大馬之齒七

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師古曰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

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

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

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

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父

子聚解弛師古曰解讀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

暗師古曰道院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

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

死師古曰謂更迴也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

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

地令軍毋燔聚落勿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罕

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蒙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

故地服虔曰靡忘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

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

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非為公

家忠計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果。

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

脚脛寒泄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將足脛又古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反將

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朕甚憂之今詔破

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

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

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慶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

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

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

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

能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

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冠也往者舉可

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師古曰行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

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

中丞服虔曰耿壽昌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

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

使且費其半，夫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

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率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

讀曰：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

在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

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

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

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粟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

乾芻也粟禾稈也石百斤稈音上旱反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

有不虞之變讀師古曰猝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

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

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師古曰度羌音大各反

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

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

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

凡萬三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

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

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

左右田事出賦入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歛字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

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

城郡益積畜省大費讀師古曰畜音步戶人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

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音步戶人唯陛下裁

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

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

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

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

薦草師古曰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

般師罷兵班班遷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

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

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

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豫於胡也此坐支解羌虜

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

部為一校也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

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

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

也師古曰並具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

曰度音大各反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

穀至臨羌以賑羌虜師古曰亦示字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

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師古曰讀曰閑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

也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

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師古曰因寒瘡而墮指者也坐得必

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



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師古曰閒謂軍之閒隙者也又古驚動

河南大开小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

湟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信讀曰申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

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使出兵失十二

利臣充國材下大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

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

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

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

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

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父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

人而并擊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其意

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

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

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

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

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異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

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

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

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漸聖木

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校如淳曰樵校相連不絕也師古曰此校謂  
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師古曰此校謂  
人掌王馬之政六廢成校蓋用關械關養馬也說文解字  
獸也師古曰校木也亦謂以木相貫避關禽便兵弩飭關具師古  
利也師古曰校木也亦謂以木相貫避關禽其字從力師古曰校木也亦謂以木相貫避關禽  
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  
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  
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  
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  
遂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是臣之愚計所以度  
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

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臣聞戰不  
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  
先零實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實即今  
同是師古曰俱不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  
利師古曰罷空內自罷師古曰罷賊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  
讀師古曰視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  
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  
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臣愚以為不  
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  
皆鄉風師古曰諭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

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  
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  
便師古曰媮苟且也慊亦媮字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  
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又留天誅師古曰言下早  
於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執計師古曰數  
音所角反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  
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  
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使者皆頓首服丞相  
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書軍冊其言常是  
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

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  
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  
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  
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  
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  
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  
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  
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  
脫與煎鞞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  
師古曰詭責也自以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  
為憂責言必能得之

浩星賜迎說充國

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

曰眾人皆以破羌強弩出

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

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

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

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

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

師古曰卒讀曰倅卒以其意對師古曰卒終也上然其計罷遣幸武賢歸

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

種兒庫師古曰音子間反且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

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及諸豪第澤陽周良兒作酋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

人為帥眾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離為言兵

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生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

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第湯充國

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不如湯使氣若今言惡酒者

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泉後臨眾病免五府

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師古曰酌音況務反師古羌人反

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即將

印宴語師古曰開宴時共語也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

如厚日所為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

行不可上意

張晏曰橐囊囊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所以盛書也底曰囊無底曰橐簪筆者插筆也於首橐音丁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各反又音託安而免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不令獲敗也

故官深恨上書告印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

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

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策

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師古曰與年讀曰豫

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傳子至孫鈞欽尚敬武公

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

侯為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

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為營平侯師古

音汲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

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黃門郎楊雄即充

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即就也於畫側而書頌也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

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

震師古曰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

奮其旅于卑之羌天子命我從之羊陽應劭曰西泉太守辛武賢自將萬騎

出張掖擊羌宣帝使充國共營平守節妻奏封章師古曰

武賢討卑并於無水之場也當也叶韻音康遂克西戎還師

於京思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昔周

庭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

之宜有方有虎

張晏曰方詩人歌功廼列于雅師古曰大雅

詩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起赴栢栢亦紹厥後

師古曰起也栢栢威

也紹厥後謂繼

周之方召也充國為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

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

卒子慶忌至大官其後命以女與百官命如前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

烏孫赤谷城與款侯戰

師古曰款即翁字陷陳卻敵惠奏

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者國還為謁者尚未

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朝廷

重之者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

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左曹中即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

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為執金吾坐子殺趙

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

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師古曰信實行正直仁勇

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柱石破羌將

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

也右迺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

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

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衛青在

位淮南寢謀故賢人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虞

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

豫設則亡以應卒師古曰卒讀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

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

動而破滅師古曰始也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

修正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能也尚書咎繇謨曰

改之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

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又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

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成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慶忌

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其後拜為右

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為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

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

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

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

為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

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

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

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

甚詘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

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

字亦讀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

日况

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

謀師古曰說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

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大守

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繇慶忌本狄道人

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鄧人

師古曰鄧扶風王翦潁陽人漢興郁郢王圍甘延壽師古

為強弩將軍見藝文志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

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

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

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道

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鞏馬騎射故秦詩曰王

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我之詩其風聲氣

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書

卷六

前漢傳三

漢書

卷六

前漢傳三

漢書

卷六

前漢傳三



